

其餘的三十篇長短短的雜文，都不是現在這樣「空談而已」的理論，而是像「衆神」這般又迷人又有力的「文學作品」。何況，作者在後記中，還表示了自己早期幾篇批評看法的錯誤——爲什麼有人願意將自己不喜歡的，或錯誤的觀點，仍然收集成書，付梓出版呢？固然，我們實在不好意思苛責作者：文人愛惜自己的文章，如鳥類愛惜身上的羽毛，敝帚自珍，應該是文人的天性之一。只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一個叫人尊敬的作家，即使忍痛割捨一些早期的連自己也不滿意的作品，是絕對不會減少他被尊敬的程度的。況且我們還可以說——對於一個勇於淘汰，肯於揚棄，並且隨時在整建自己的作家，我們只有給予更多的欽佩和敬意。（項青）

樂藝版不能樂「譯」·新生 報亟需「新生」

談「新生報」的「樂與藝」版

每天看「新生報」的「樂與藝」版，就不免感到

「愛憎交集」。

喜歡的是，這個版的内容包羅很廣，大到談文論藝的專文，小到影視歌星的花絮，幾乎可以適應任一階層的讀者。也很少像幾家晚報的影劇版那樣動輒整版「廣告內容化，內容廣告化」；一些討論金石書畫的文章之能深淺適宜，藝評文字之能言之有物，以及很着重平劇和地方戲曲的介紹和評論等等，尤其是這一版勝過其他各報的特色。而每週一刊出的「本週藝文展覽暨戲劇音樂活動一覽表」更是獨一無二最清楚的一份參考資料，也是所有用到這份表的讀者公認的一項最佳服務。

由這些地方看來，我們印象中的「樂與藝」編者應該是一個很細心也很熱心的人，所以一談到這一版的圖片，就不得不叫人會爲了編者經常粗心大意，掉以輕心，或至少是很大而化之的態度而大感吃驚了。這一版的圖片最常見的情形是沒有說明文字，幾乎每天都在讓讀者玩「無獎猜圖」的遊戲，如果圖片都是和旁邊這篇文章有點「沾親帶故」的話，還則罷了，偏偏就連這種情形也很少見，常常文章是「風」時，圖片就非「馬」即「牛」了。更要命的是，文章裏還

常有「附圖」或「(圖爲……)」的字樣，而絕大多數的情況是在這一版上怎麼樣也找不到這張文中所提到的圖。因爲版面上並沒有「開天窗」，所以不可能有「手民漏植」，那麼我們只能推斷是因爲稿擠而將圖片抽下了。剩下的問題是，爲什麼不在將圖片抽下時，「順便」把「附圖」等等的字也刪去？要知道，編者在看大樣時看到「附圖」等等字樣，還可以把沒排上去的圖片拿來看看，讀者可辦不到哩。

比這件事更叫人難受的是看這一版的譯稿。新生報「樂與藝」版的譯稿特點，可以「錯綜複雜」四字形容。

「雜」是「雜亂」之「雜」。不論有沒有價值的稿子都譯。

「複」是「重複」的「複」。像「夢露秘史」，早有譯本出現，現在連載的譯筆並無「後來居上」之勢，而且把原作者的姓氏 MALLER 排成 MAILOR，兩個多月，硬是一錯到底，還沒有改過來。

「綜」是「綜合」之「綜」。與「雜」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而「錯」，當然是「錯誤」的「錯」。這一項下有位「代表人物」，他最值得佩服的地方，就是不論任何題材：古典音樂，熱門音樂，舞臺劇、電影，芭蕾舞，繪畫，雕塑……只要是「時代週刊」或「新聞週刊」上的文章都敢很草率地譯出來，所以這一版數他的譯作最多。可惜的是他在這些方面，不要說知識不夠，就連常識也很缺乏，而且雖然不知道英文程度如何，至少中文表達能力十分薄弱，所以論起以外行譯內行話，譯得錯誤百出，貽笑方家，詞不達意，莫知所云的，自中央日報停刊某號稱名譯作家譯的外國影評之後，就數這位先生是個中翹楚，獨步全國了。

也許我們做讀者的要求「樂與藝」編者對譯稿加強「品質管制」，不免有「干涉內政」之嫌，不過「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是常可見到的雜誌，老讓讀者在看過原文，再看譯文時有「『讀者』相見不相識，笑問『文』從那裏來」的感覺，總不是件好事吧。要是再碰到有讀者說，那天看完某篇文章，趕緊找到原文來看過才懂是怎麼回事，那可就更尷尬了。

(馬筱洋)